

魯彥周文集

LUYANZHOU WENJI

2

安徽文艺出版社

曹彦周文集

（全十卷）

2

（全十卷）

L U Y A N Z H O U W E N J I

鲁彦周文集

2



安 徽 文 艺 出 版 社

1964 年与妻子张嘉
于大别山区岳西县



1964 年全家在岳西县安家落户



在大别山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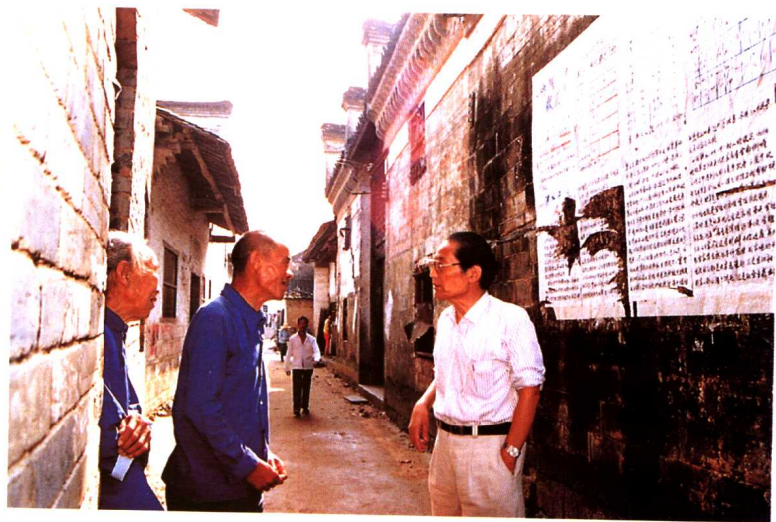


四子女

前排为鲁书江、鲁书潮,后排为鲁书妮、鲁书英。



九十年代初重返岳西县响肠乡与妻子及女儿合影



1991年重返岳西响肠乡与老乡见面



1991 年与妻子张嘉及大女鲁书妮(左一)、大女婿赵建华(右一)在岳西县响肠乡



1964 年子女在岳西

右一为书潮、二为书妮、三为书江、四为书英。

在江南渡口



1975 年与赖少其夫妇在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前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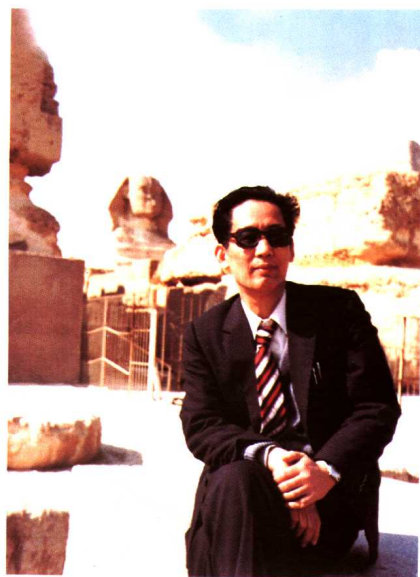
前排左起第二人为鲁彦周,第三人为赖少其,第四人为赖少其夫人曾菲。后排左第三人为张嘉。

八十年代父与子



1981年在安徽大学为学生签名

1984 年在埃及



1984 年在摩洛哥

目 次

阴阳关的阴阳梦.....	1
双凤楼	351

阴阳关的阴阳梦

第二卷 之

本书中的“我”的开场白

亲爱的读者，我告诉你的是一个荒唐的过去的故事。我并不要求读者相信它，我也没有理由要求。我只是叙述我的年轻时代一段离奇而荒诞的经历罢了。

对于那一段经历，我自己有时也是怀疑的。我怀疑我是否真的经历过，是否只是一个幻想的产物？或者我在那一段时间，有着某种精神疾病，错误地把类似癔病患者的视觉，当成了真实，并让这种错误延续下来，以至于我不能自拔，让它顽固地留在我的脑子里，终于强迫我把它记录下来？果真如此，我只有请求读者原谅一个老人的思想的颠倒、混乱吧。

是的，老人，我现在是很老很老的人了。我的故事发生的时代，我还是一个十八岁的新婚少妇，是一个别人认为我自己也认为美丽的极其单纯的女人。是一棵幸福的紫罗兰。那个时候，可怜的宣统小皇帝还住在已经退位的深宫，或者说，他还在深宫里当他的皇帝。他照样接受并非遗老的旧大臣的朝拜，他在宫中一切如旧，一切如仪，而不管紫禁城外飘扬着的中华民国五色旗。

应该说，那个时代本身就是荒诞而离奇的。

对今天的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来说,那个时代是太遥远了。处在当今的宏伟时代的青年,看到过去的那个时代的故事,当然觉得好笑。何况你们看到的又是一个非真实的荒诞的故事,你们一定更加觉得好笑了。

惟一可以自慰的是:“满纸荒唐言”,不是从我开始,也不会从我结束。只要读者能读下去,并且有兴趣,如同去读一部有可读性的小说,我也就很满意了。

对于书中的“我”和其他人,对于“我”在本书范围以外的经历,恕我用一句当今的外交术语:“无可奉告。”只有一点要声明的,我就是我,小说就是小说,绝无影射他人之意。这也是需要读者正确理解的。

第一章

开宗明义第一章，便是说梦，这部小说就是从梦开始。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梦，或者似梦非梦的梦，或者把事实也当做了梦，或是把梦当做了事实。

那一年我在上海。

我忽然好做梦，几乎每天夜里都有梦。又不是那种寻常的断断续续的梦，而是每夜梦见一个人，一个穿白衣的女人，带着深深的忧郁，从门那边慢慢朝我靠近，直到坐到我的床前，坐到我的身边。

她的脸白得像月亮，美得令人震惊。她用她那半透明的手掌，慢慢地极其轻柔地抚摸我的脸。她的手冰冷冰冷，冷得彻骨，它一接触我，我的全身就被冰裹住了，变成一个冰冻的动弹不得的活尸体。我只能睁眼看着她，我不能喊叫。我让她慢慢从我的脸上抚摸到我的身体，我听见，她边抚摩边喃喃地低语：

“我的女儿，我的好女儿，别回去，千万别回去。”

她的声音有点喑哑，但极其柔和动听。她反复说那几句话，

渐渐不知怎么，我就睡着了。我睡得很沉，一觉醒来，白色轻纱的窗帘上，已洒上一抹粉红。

天亮了。

我一耸身坐起来，我觉得自己是死而复活。我跳下床，拉开窗帘，深深吸口气。我听见街上拉水的车轱辘碾过去的声音，听见卖韭菜、豆芽的吆喝声，还听见卖花姑娘甜润润的喊声——二月兰卖喽。当然，我更清楚听见楼下天井院里老妈子和厨子的斗嘴。

空气里有一股动人的春的气息。刚刚做了新媳妇年方十八的我，应该欢乐，应该像那卖二月兰的姑娘的甜美的嗓音。可是，我却被我的梦压倒了。

我一想到梦里的女人，我的心便冰冷冰冷。

我无法摆脱这噩梦的困扰，因为它反复出现，我更无力除去梦里的白衣女人的影子，她那么鲜明地立在我的面前。因为她一连多晚的出现，以至于在白天我一眯眼便看见她。

我弄不明白，这个全身雪白冰冷彻骨的女人，为什么喊我为女儿？她的口气就像她才是我的妈妈。这才真叫出鬼了，我有我的妈妈，她此时正在北京，她此时此刻，也许正在后园小庵里念她的金刚经。也许正在伺候我那翰林学士当了京官又因大清帝国倒台而当遗老的爸爸，喝人参大补汤。我尽管不是她的娇女，甚至和她时常争吵，但她毕竟是我的妈妈。这个在夜里出现的白衣女人，凭什么对我柔声柔气地喊“我的女儿”？

我素来不迷信，我读过赫胥黎，读过达尔文，读过笛卡尔、卢梭……我不相信鬼神，可是这真真切切反反复复在夜里来到我身边的女人，令我恍恍惚惚，神不守舍。

我不想把这件事告诉我的丈夫，再说他这几天也不在家。他因为要筹措回乡，到杭州西子湖畔去和他的革命党党友开会去了。他是不是革命党的头目，我不清楚，尽管他嘴里离不开孙

中山、华盛顿。他也一古脑儿把他读过的那些外国书让我看，好让我这个在他眼里是旧家出身的小姐能够赶上潮流，好以新女性的面目出现在他的党友面前。但是，对于他的活动，他却讳莫如深，神秘秘，他从不告诉我他在他的革命党里的地位，也不说他的革命主张，就如这次他突然决定，要到他的原籍、他的祖居地，他也不告诉我为什么要回去，回去做什么。我隐隐感到，他是故意在我面前装神弄鬼，让我对他不可捉摸，这样就分外显得他神秘莫测，因而也就分外伟大崇高。

我和我丈夫并不是自由恋爱结婚的。那时尽管有了不少新女性，高喊婚姻自由，恋爱自由。可绝大多数女同胞，甚至像我这样上过学堂的女同胞，婚姻还是家庭包办，媒妁之言。比以前有点进化的只是：结婚前可以见面，或者说，固定婚约之后的短暂接触，不至于揭了红盖头之后，才知道他是高是矮是麻子、秃子还是俊俏后生。

我和我丈夫就是订婚之后有过短时接触交往才结婚的。我丈夫对外宣称我们是自由恋爱结婚的，他在一家报纸副刊上，还写了一首描绘他如何恋爱上我的古体长诗。这首诗在学校里曾被不少青年男女传诵，他甚至还收到了女学生的求爱信，因为那张报纸，还附了他的小传和照片。那确实是能打动新女性的滚烫的芳心的。

他是一个大家族之子，他那个家族在京城曾红极一时：在当地更是声名显赫。他本人是洋学生，在东洋留过学，他就是在日本认识了很多革命党人的。他的原籍和我的原籍在一个地方，他在北京念书，就常到我家，我的父亲对他时常客气得过头。我们两家，据父亲说是通家之好，这通家之好，就促成了我们的婚姻。

我的丈夫外貌很潇洒，他总是西装笔挺，长脸，高鼻梁，薄嘴唇，颀长个头，白净脸皮外加一副水晶金丝眼镜。二十五六岁的年龄，使他确实具有一副讨人欢喜的外貌。至于我对他，因为只一次见面就已经知道我的未来已经属于他，反而觉得被动，反而激